

与书同行　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协办

五套书，二十天，一群人

○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　张璐

“看花眼了。”

2026 年 2 月 9 日晚上 9 点，美编小惠把鼠标推给邻座的编辑小马。小马揉了揉眼睛，接过鼠标，盯着屏幕看了不到五分钟，也笑了：“还真是，这蓝色怎么一会儿深一会儿浅的。”

这是全省 2026 年教辅评议最后的制作冲刺阶段。从这天起，“看花眼了”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口头禅——不是夸张，是真的花了。长时间盯着色值、字号、图标位置，眼睛开始欺骗你：刚才还确认无误的排版，突然变得陌生；反复检查过的插图，似乎哪里出了问题。

准备：从秋天开始的沉默

2025 年第四季度，任务下来的那天，编辑部没有开动员会。

“五套教辅，全学段。”领导给所有人这么通知着，“大家先看看体量，下周碰。”

体量确实大。小学六个年级、初中三个年级，五套书，几十册，而负责的编辑只有七个人。这意味着每人要同时负责多本教辅，在不同学段、不同主题之间来回切换。

“为了孩子们能拥有更丰富实用的美术学习材料”——后来开统稿会的时候是这样说的。但 2025 年 11 月的那次碰头会上，大家讨论的是更具体的事：框架怎么搭？与课本的衔接度怎么把握？低学段的课程步骤要细化到什么程度？

美编婷姐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咱们之前的版式，评审专家看腻了吧？”

没人接话。这是个敏感话题。沿用旧版式，稳妥但平庸；推倒重来，风险自担。最后领导说：“先按新标准做一版看看，不行的话，再调。”

“看看”“再调”——在教辅出版里，这是最常用的缓冲词。它意味着方向未定，意味着可能要返工，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所有人都要在不确定中推进确定的工作。

冲锋：2 月 9 日之后

2 月 9 日，社长把大家叫进会议室。

2 月 5 日资质审核开始，2 月 10 日线上材料递交，春节前的最后一天要完成全部内容检查——时间轴已画好，这是全社目前最重要的任务。

“从今天起，进入冲刺阶段。”

“冲刺”是官方说法，编辑们私下叫“冲锋”——这个词来自多次的编写会，带着某种自嘲式的壮烈感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不是“百米冲刺”，而是“负重越野”。

第一天，加班一小时；第二天，两小时；第三天起，四小时成为常态。

困难是具体的。处理内容重合的课程时，编辑们发现，按照课本目录，不同学段都或多或少有“色彩搭配”的主题，而有些版本的教辅需要制作成双色，那该怎么讲“色彩”？“美术课不讲色彩，不用彩图，怎么体现美育的价值！”“没错，彩图不能取消！”“可我们的制作怎么办？”问题一个接一个。团队最后商定：利用封底来解决彩图的问题。这不算难，难的是教辅练习的设计：不能让高年级学生觉得幼稚，不能让低年级学生觉得吃力，还要让评委看出系统性。

“创新思路”——这四个字背后是多次推翻重来的编写会。第一次方案被否决，因为“太像手工课”；第二次被否决，因为“美育理念体现不够”；第三次，领导拍板：“别想着创新了，先想着孩子。你给你家几岁娃看这个，他能不能懂？”

版式统一的问题更磨人。五套书，涉及两大学段、五种设计风格。美编小雷做了十几版风格，最后选定的一版又被否决了：“太像绘本了，这是教辅，要严肃。”

“给孩子看要不要严肃？”这一句反问让办公室安静了几秒。最后领导说：“要既严肃又活泼。”

“既……又……”——这种表述在出版行业很常见，它意味着标准模糊，意味着执行者要在钢丝上找平衡。小雷后来做了五版“既严肃又活泼”的版式，才通过。

检查：三双眼睛，不够

2 月 5 日，资质审核开始。

负责梳理资质材料的两位领导带着一名编辑，一遍遍核对：出版资质证明放第几页？几份授权书都拿到了吗？编写团队的审查材料有没有漏盖章？营业执照复印件够不够？

所有事项都要至少经过这三人的检查，每天都要检查很多遍。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则是：A. 检查；B. 复核；C. 抽检。不确定的事项必须与省教育厅反复确认，对文件要求的理解不容有失。

5 日，材料顺利递交。但这只是开始。

接下来是更磨人的书稿检查。颜色、字号、位置、图标——全都要经多双眼睛的检查和确认。“多双”是多少双？没人记得了。实际情况是：责编初审，副总编复审，美编再检查，交叉互审，最后领导抽审。同一页内容，最多时经过了六双眼睛的审查。

“看花眼了”的笑话，就发生在这种工作强度之下。2 月 13 日晚上，编辑小马把一幅插图的位置调了 0.5 厘米，第二天美编检查时又调了回来。第三天副总编发现变动，问是谁改的，俩人都不记得了。

“咱们是不是该稍微休息一下？”副总编说。

没人响应。大家你看我我看你，还有四天就要过年了呀。

“那继续，我这儿还戴着眼镜呢，咱这不是又多了双检查的眼睛？”

过年：停下来的，没停下来的

2 月 14 日，腊月廿七，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。

五套教辅的所有内容终于检查完毕。大家各自回家，但心里都清楚，虽然各自在家过年，可心里好像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这次评议工作的关心。

我问过副总编，这种说法准确吗？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准确也不准确。准确的是，确实会想起来，尤其是半夜睡不着的时候。不准确的是，不是‘关心’，而是‘焦虑’——怕漏了什么，怕系统出问题，怕专家看出什么我们没看出的问题。”

2 月 22 日，正月初六，年还没过完。我的直属领导和副总编带着负责上传资料的编辑回到办公室，完成最后的提交。但副总编后来说，那天其实出了个小状况：上传资料时，发现有一页的内容是旧内容，还以为 2 月 5 日递交材料时也交错了，折腾了两个小时，才终于搞清楚没交错。

“如果那天没提前来，截止日当天才发现，就完了。”副总编说这话时，语气平淡，但我能听出后怕。

之后：等待，以及等待之后

目前，评议工作正在进行。

文章写到这里，各位编辑和美编的工作暂告一段落，在等待评议结果的日子里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下一场更硬的仗在等着我们。

我问副总编，下一场仗是什么？

“如果通过评议，要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调整内容，要进学校试用，要收集反馈，要修订。如果没通过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没通过的话，可能这五套书就白做了。”

“白做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不能用。评议不通过，就不能进入推荐目录，出版社的投入就收不回来。但是，”他斟酌了一下用词，“我们这几个月，已经拥有很多了。”

未完成的叙事

写这篇文章时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这五套书，最后会到孩子们手里吗？

现在还不知道。评议结果尚未公布，可能通过，可能不通过，也可能部分通过且需要大幅修改。我对这件事的记录停留在“等待”状态，我的叙述也不得不停在这里。

这是教辅出版的常态——漫长的准备，短暂的提交，不确定的等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“看花眼了”的编辑们，“既严肃又活泼”的设计要求，“至少三人检查”的流程，“关心”或“焦虑”的情感，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：我们如何为孩子们打造值得信任的学习材料？

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。

五套书是一种尝试，评议是一种检验，但真正的检验发生在课堂上——当孩子们翻开书，是眼前一亮，还是无动于衷？是跃跃欲试，还是束手束脚？这些答案，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知道，而在那之前，编辑们已经开始了下一个项目。就像领导最后鼓励大家说：“下一次的挑战，我们将继续共同面对，勇敢向前。”

而我记得副总编说过另一句话：“做教辅的人，不能太相信自己。你觉得好，孩子们不一定觉得好；专家通过了，课堂不一定好用。只能尽力，然后听天由命。”或许这才是更真实的写照：在“勇敢向前”的口号之下，对不确定性坦然接纳。

五套书已经提交了。二十天的冲锋结束了。一群人的努力，正在等待一个尚未到来的评判。

而这个故事，还没有结束。

时 评

共促大保护 同守文脉魂

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提出，到 2030 年，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。何为“大保护格局”？

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多部门、多领域，需要系统管护、整体保护，推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、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协同保护，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管理，让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、同唱一首歌。

大运河保护早期多聚焦河道本体、单体水工遗存的修缮管护，守护的只是运河的“躯体”。但大运河不是孤立的河道，古闸、古码头、古镇街巷、运河非遗与沿线山水生态共同构成完整活态文化系统。如今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省部际联席会议，统筹河道水系、水工遗存、城乡聚落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，推动遗产本体、历史环境、生态空间一体化保护传承。

大保护，也需要统筹保护、研究、公共服务。保护为研究提供实物支撑，研究为保护提供科学依据，公共服务则让保护成果惠及大众、反哺传承。江西九江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，全程开放式建设，不设围墙、不收门票，实现了还江于民、还岸于民、还景于民。从“保下来”到“用起来”，从“一处美”到“全域美”，大保护格局助力文化在亲民利民中生生不息。

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，一旦损毁便难以挽回。在大保护格局中，法治是坚实的基石。山东青州驼山石窟，因管理单位加装护栏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，造像被红色油漆污染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，诉请判令文化和旅游局履行修复职责。从刚性惩戒到前端防控，从司法审判到公益诉讼，法治贯穿文化遗产大保护的全链条。以法治定规矩、明底线，构建起严密的治理体系，大保护格局才能筑牢根基。

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，强化科技赋能格外重要。在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，“良渚遗址 5000+”数智应用平台实现对约 162 平方公里保护区的监测巡查全覆盖，数字孪生场景还可对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进行仿真模拟，分级分类制定处置预案。从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实景三维、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，到石窟寺、古壁画、岩画保护的新技术研发，再到数字档案、云端展陈、沉浸展演，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科技创新，让千年文脉得以更好赓续。

大保护，意味着不仅要做好静态保存，还要抓好活态传承。健全政策体系，让沉睡的文物走出库房、走进生活，让古老技艺从“博物馆橱窗”回到“寻常百姓家”，让历史街区在保留肌理的同时焕发新的生机，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被看见、被热爱、被珍视，从而真正传下去。

文脉绵延，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大保护格局的每一步探索，都是在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夯实根基。让文脉有传承、生活有底蕴、发展有根脉，这是文化遗产大保护的深层逻辑，也是文化自信坚实而温润的底色。

来源：《人民日报》
作者：金茜

建设陪读社区，更需长远考量

一段时期以来，不少地方出现建设陪读社区、陪读公寓的探索。这类项目的出发点很朴素：不少家庭为子女求学异地陪读，辗转租房，居住条件不稳定。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来看，这份为民办事的出发点值得肯定。但善意不等于无需审视：这类出于民生考量的举措，会不会在客观上助推教育内卷，给区域教育生态埋下隐忧？

如今，陪读早已不再是个别家庭的自主选择，而逐步演变为值得重视的社会性现象。很多时候，舆论容易将陪读简单归因于家长的攀比和焦虑。可回归现实能看到，县域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区学校集中，部分乡镇学校面临骨干教师流失、办学实力弱化的现实困境，校际差距客观存在。对普通家庭而言，陪读更像是在现有资源格局下，为孩子争取一份“不掉队”保障的无奈选择。

公共财政投向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政策信号。为了回应陪读家庭的现实困难，国内已有不少务实样本可供借鉴。江西余江建设陪读楼，除解决住宿外同步配套就近就业岗位；贵州惠水盘活撤并学校的闲置校舍，改造为平价陪读公寓，用存量资源化解居住难题。这些地方没有孤立看待陪读需求，而是在回应居住诉求的同时，兼顾家长就业增收与乡镇学校硬件提质，把民生配套和教育均衡的大方向结合起来。

然而，现实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：不少地方出于体恤陪读家庭的好心，把建设陪读配套当成应对择校、陪读热潮的解决方案。只在“焦虑的下游”补齐居住、生活条件，却没有同步加大对薄弱学校的资源供给，没有着力缩小校际办学差距。如此一来，公共配套被动承接大量陪读人群，无形之中强化了一种社会认知：想要获得更好的教育，就要进城、就要陪读。如果缺少长远的教育生态考量，就有可能在客观上加快资源失衡，成为内卷的助推力量。

由此，教育领域容易形成一套自我强化的循环：优质资源向少数学校集聚，大量家庭随之进城陪读；生源持续外流，又进一步削弱乡镇学校办学能力；校际差距拉大，反过来倒逼更多家庭加入陪读队伍。循环往复之间，跨区择校、变相培训等衍生现象层出不穷。而在单一的学生评价体系加持下，这份竞争压力还会不断向初中、小学传导。

当前，国家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核心目标正是从源头上拆解这套内卷循环。反教育内卷，并不是否定家庭对教育的重视，更不是否定陪读社区这类民生兜底举措。但要划清边界：陪读配套只能作为补充性兜底手段，绝不能成为化解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主要路径。

地方公共政策不能仅顺着内卷的现实逻辑去修补，而要致力于改变催生内卷的土壤。譬如，推动教师轮岗常态化，做实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，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下沉乡村校园，踏踏实实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，逐步弥合校际鸿沟，从根源上减少家庭“不得不陪读”的现实压力。对于已经落地或者规划中的陪读类项目，不妨多配套就业帮扶等功能，减少家长为陪读付出的代价。

民生好事，既要看得见群众当下的急难愁盼，更要看得清教育发展的长远走向。多在资源均衡的源头深耕，少在焦虑末端简单补位，才能切实为家庭减负、为孩子松绑，让教育回归从容的本真。

来源：《新华日报》
作者：夏逸轩